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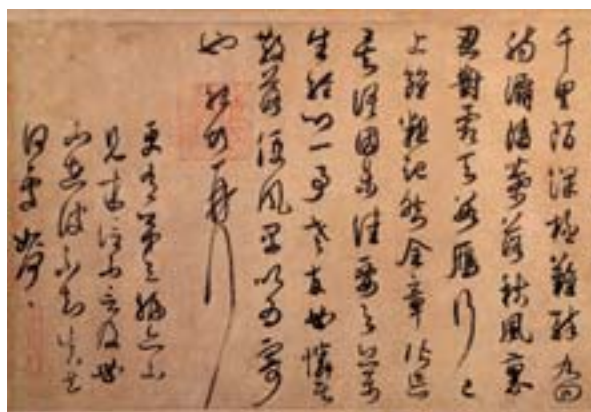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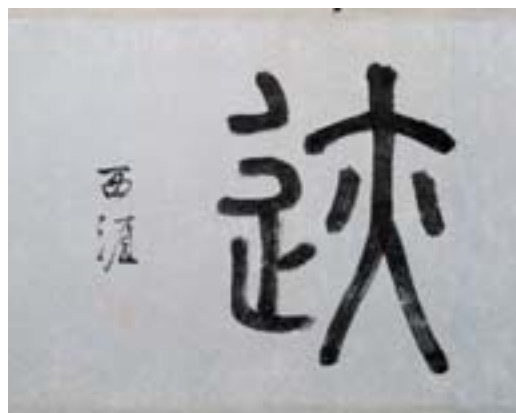
薛 飛 祖 墨

雲頂山詩
 山層報峯首寺占紫雲
 頂西遊金泉來登山後
 歸於昨暮下三學出谷
 已近頭山名高初外四首
 陌前嶺嶽舉用額到軒
 此書之永巍巍石城出步
 步以徑引青霄展萬楹
 下俯三川境玉笋連金廡
 西軒刊軒於吟青成與
 岷峨天際暮雲陔少成日
 煙裏水墨淡漸影江流一
 練帶不復辨渾艇東樹
 梓潼溢右喜錦川迎船
 陀石不轉枯折弄芒穎四
 更月未出蕙帳天風緊
 窈窕與帝城到此凡慮

上清連年實有清適地
 物外皆日觀亭名也銘示詩
 勿去身佳子如難遊
 聖也舊臺不存尚丁泥
 雨不濕行徑雲杉依向山石
 雲研醉眼忘月柳田寺川
 上三夏月埋牛一葉寺亭
 臨重閣迴影帶亂山流
 暮煙春樹時為日渭川明
 翠林暎日跡野寧徑令短
 霜乾葉飄零石出水清淺
 官外聖懷非吏事地偏相
 宿定用一馬春風過雨
 竹園的語好世塵鷗鷺
 飛起秋風菱花符一徑今
 浩坐茅唯鳥啼水雲生四
 面為聖寺人坐深溪寧
 川路差若雲霞赤路
 曾夢石鐘顛變算何
 才露夕看紅蓮世人雲
 閑戶深在月石燈晚露
 游並徑斜陽倚畫榻不
 眠聽竹雨高臥枕風滿榻
 橫香聲遲朝雨雨時
 窈窕夜枕衝澗波拂溪吹
 澗烟生香梅三六一水
 枯雨時差將葉乘月多
 的日當去露自於鷗鳥
 親自與酒樓遲上無之

在縣山中多青松風俗
 止供推贊之用郡齊不傳
 不見一松於山而思極風道
 守吾山神植行香使人
 可看東川狂點石甲嶽入境
 遂一漢書
 吾山因以為靈池流而
 此皆活作詩述并代南
 軒道史
 趙王樓下修成月潔
 草擬佳篇可洵千歲
 快已傲九秋霜含風便
 字韻帶兩偏垂玉簪
 寶輝茅尾下底華軒
 拂雲長
 直泉字清出曾收口
 怡山山第與之世
 公月唯此在若之所
 至王春謂之
 聖詩為心不
 到時及覺
 和
 和
 和

圖一之一 宋 薛紹彭 雜書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薛紹彭雜書卷

王耀庭

— 北宋的王羲之守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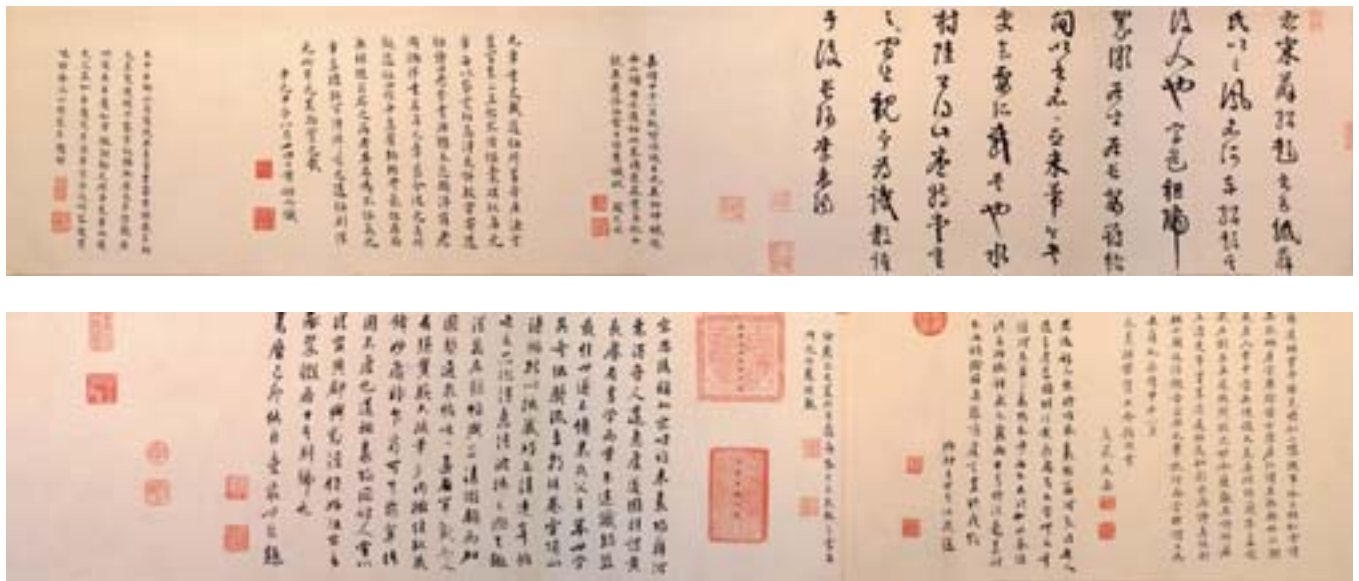
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北宋末一片尚意書風，卻出現了循規蹈矩的王羲之守護者薛紹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薛紹彭〈雜書卷〉各部分尺寸如下：

- 本幅紙本：縱二六·一公分，橫三三·五公分。
- 引首紙本：縱二六·三公分，橫二二·八公分。
- 拖尾紙本：縱二七·二公分，橫二七·七·八公分。
- 約成書於一一一年前等。

薛紹彭，字道祖，號翠微居士，為宋元豐同知樞密院薛向之長子。祖籍為河中萬泉（今山西萬榮南方），因曾祖薛顏葬於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故而又稱「長安」人。曾任梓潼路漕、祕閣修撰、少府監丞及承議郎等職，為米芾與劉涇的書畫好友，與蘇軾、黃庭堅有所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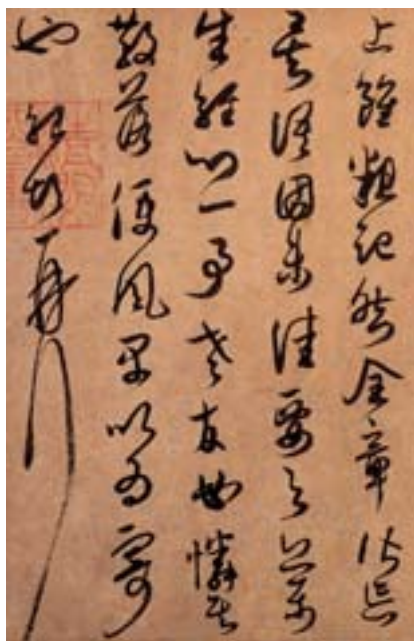
圖一之二 宋 薛紹彭 雜書卷 跋

關於薛氏生卒不明，但據米芾《書史》曾提及「書畫間久不見薛、米」，「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知薛氏與米芾同輩，且年紀較輕。至於其卒年，據南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薛道祖鵝鳩帖〉中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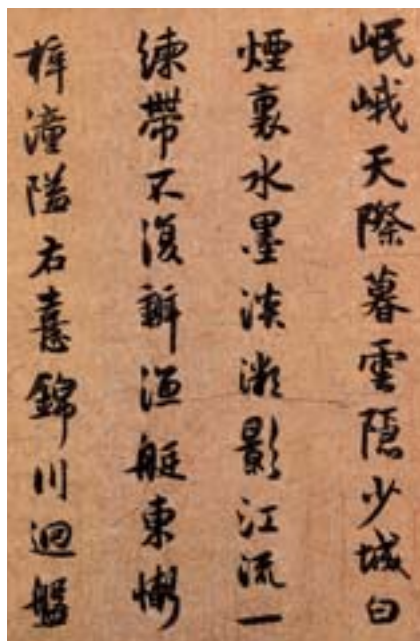
余家舊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鵝鳩，謂之金盆鵝鳩者是已。頃在都城，為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余比得巨濟書，聞元章已下世，大可痛惜，此畫今亦不知流落何處，使人嗟嘆之不足。紹彭頓首。

說明薛氏從劉巨濟（涇）書札聽聞米芾已逝（米芾卒於大觀元年丁亥，一一一七年）。又依清王昶《金石粹編》〈草堂寺題名〉文後薛紹彭子薛綱題識曰：「後二十年薛綱游諸山，獲觀先公題字，不勝惘然。己丑歲中元。」知大觀己丑年（一一一九）薛紹彭亦溘逝。因此，薛紹彭卒年應在大觀元年（一一一七）到三年（一一一九）間。

今日存世薛氏書蹟收藏之質、量，以故宮為首，其中屬〈雜書卷〉內容最豐富。（圖一之一、一之二）（釋文見《故宮書畫錄第一冊》）本卷為〈雲頂山詩〉（圖一）、〈上清帖〉（圖三）、〈左縣帖〉（圖四）、〈通泉帖〉（圖五）等四帖合裱成卷，從詩文內容記其完成地點，推測應書於服官四川之時。從四帖皆鈐有宋楊鎮之一副「駢書府」印，且兼及於騎縫，可知此作最遲在南宋理宗時，已為駢馬楊鎮裝裱成一卷。（圖一八）



圖三 上清帖（局部）



圖二之一 雲頂山詩（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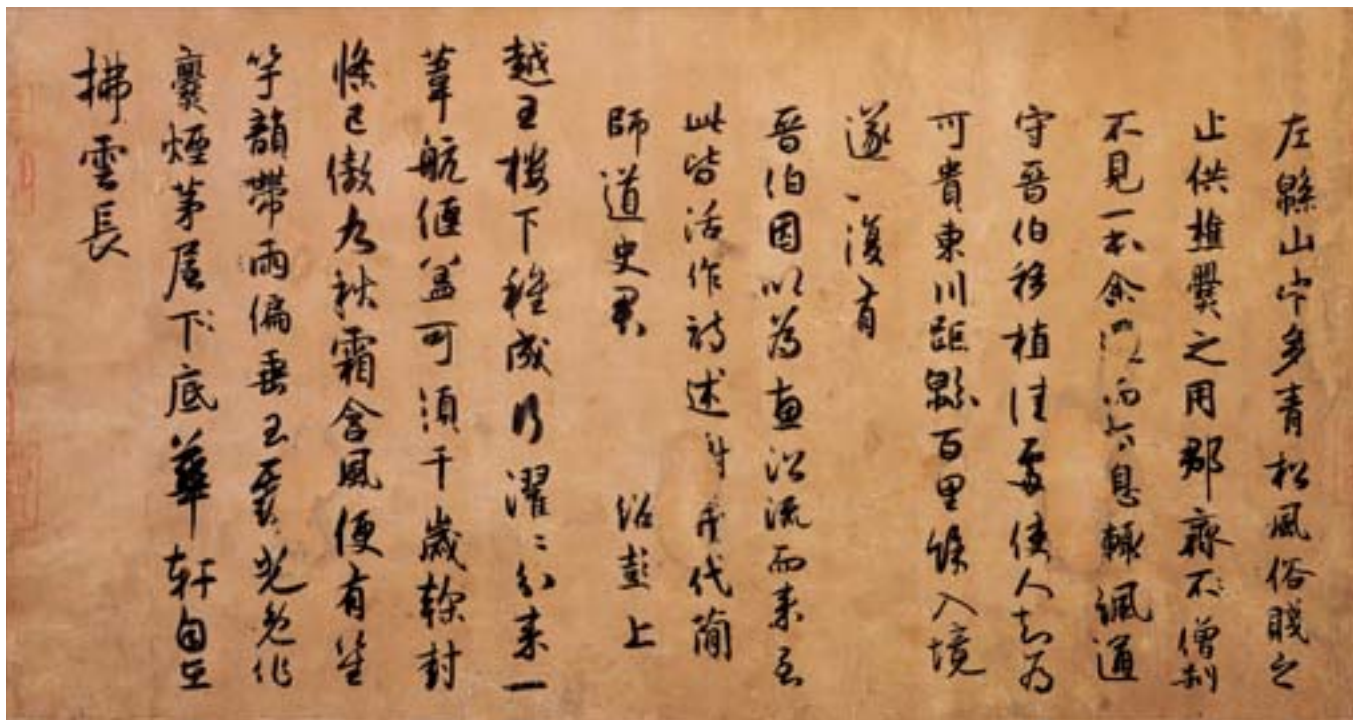
圖二之二 雲頂山詩款及收藏題記

在宋高宗趙構《思陵翰墨志》曾載：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人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鶻，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足見薛紹彭的書法深得高宗青睞，稱譽為「宋四家」之一。（紹興內府裝潢式）也記錄薛紹彭作品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雜詩賦書簡同列一式。對於薛氏的書法風格，歷來諸眾的認知相當一致。如南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吏部二詞帖〉提到：「薛在近世，意莊體葩。傲而肖耶，偶其好耶。筆動聖鑒，藝兼詞華。繫詩而藏，維以傳家。」再者宋代孫應時《濁湖集》亦曾提到：「薛氏所臨晉人書，秀勁奇逸，道祖故有書名，思陵翰墨志所謂蘇黃米薛者也。」（蘇黃米三家並列，實當之無愧。）從上引「意莊體葩」、「所臨晉人書，秀勁奇逸」等評語，均推崇薛紹彭能「超越唐宋，齊縱魏晉」能跳脫時代流風。元代袁桷曾跋〈薛紹彭帖〉，似乎是對本〈雜書卷〉之敘述：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



圖四 左懸帖

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於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脫整之嫌。」（《清容居士集》卷四六）

趙孟頫道出相對的評語，「按模脫整之嫌」指薛紹彭書風較缺乏自我表現的部分，當是「宋人尚意」書風到達頂端的氛圍，而薛紹彭獨能守魏晉風格，子昂此語也確實是一針見血。

薛紹彭力追晉人書風，或說是對於王羲之風格的再生，乃有其脈絡可尋。自唐至宋，對於王羲之書風的推崇便一直未見衰退。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令翰林院侍書王著開始刊刻《閣帖》，其中列王羲之三卷、王獻之二卷，說明了太宗對於王羲之父子書蹟收藏之興趣。另外，也透露著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淳化閣帖》的流傳廣度為何？北宋書家能夠見到的程度又為何？從宋代王柏「登進二府者，則賜以墨本，其後不賜」（《魯齋集》）看來，這套法帖的流傳在民間可能是極其稀罕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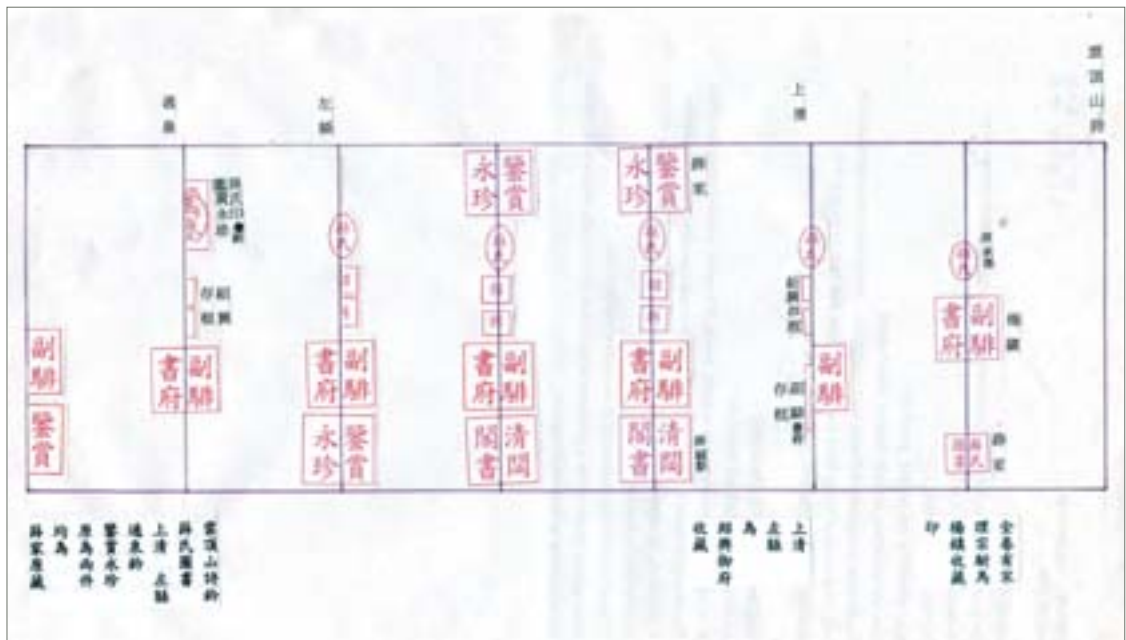
然而，也有《潭帖》、《絳帖》及《閣帖》、《魏王府本》等的傳刻，或者就如黃庭堅所說：「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黃魯直跋羅公異所藏石

刻)說明民間多少還是能得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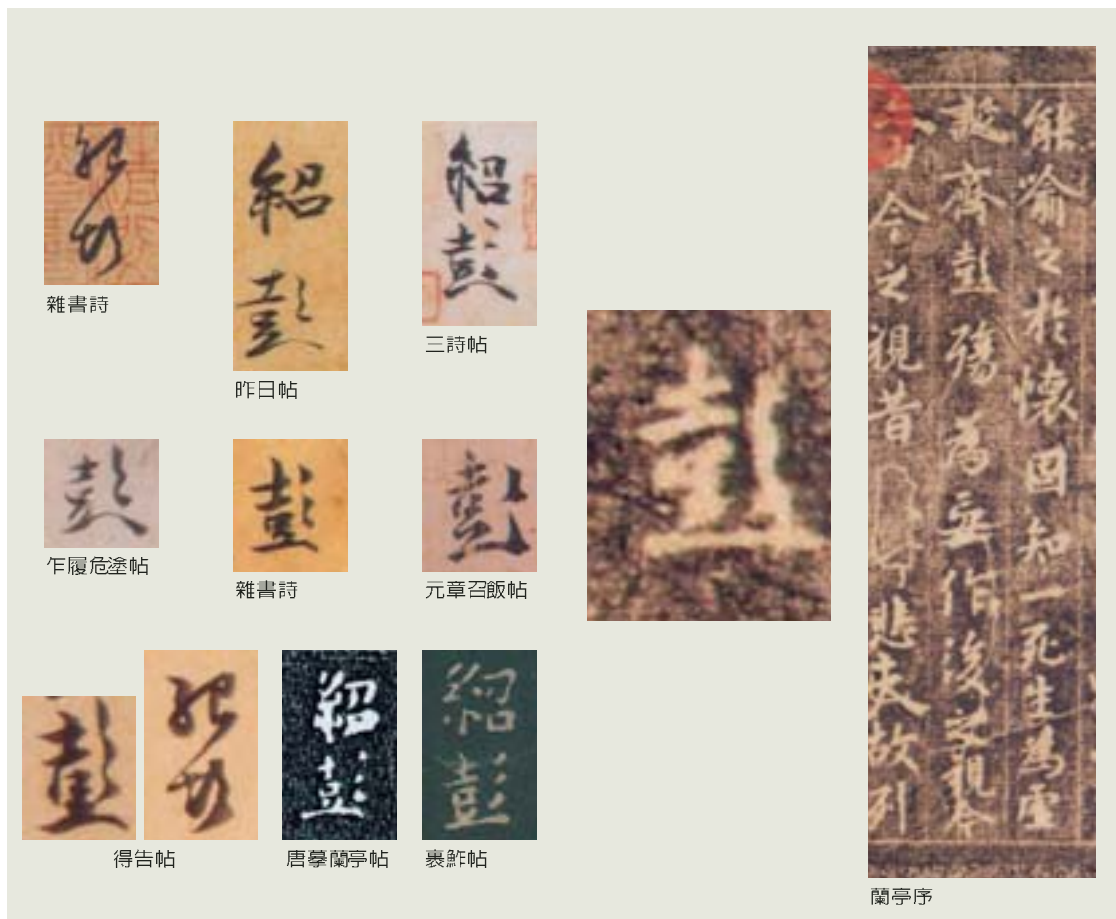
另外，唐懷仁《集字聖教序》影響更為廣泛，為翰林院翰林待詔流行的書法風格。至於《蘭亭序》的傳刻，應該是王羲之書風傳播的主力。薛氏曾獲《定武蘭亭序》刻石，相信對薛紹彭的書風產生相當影響。薛氏也曾任職祕閣，有機會見到當時內府的收藏，加上本人所收藏的王羲之法帖，讓他能有超乎一般人觀摩、臨習的機會。薛紹彭存留長詩《祕閣詩帖》：



圖五 通泉帖



圖六 宋 薛紹彭 雜書卷 本幅諸收傳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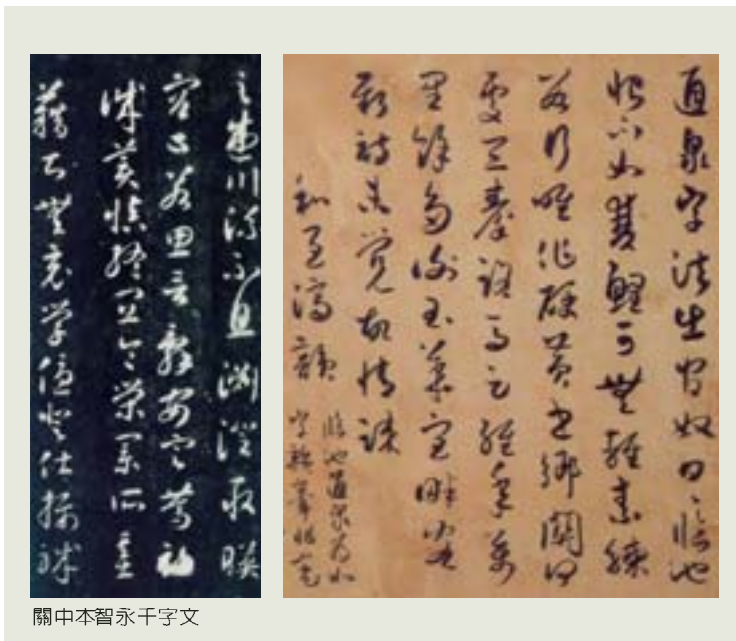
圖七 薛紹彭簽署「彭」字最後「豆」一橫右出到底的共同現象

訪古求書二十年，二王真蹟幾人傳。
 每尋同好得消息，聞韶忘味心拳拳。
 諸家真贋可屈指，緹巾入手分媿妍。
 道山東觀富奇古，世人想望如雲天。
 此生塵俗分不到，九重有路來無緣。
 豈知司存預符璽，芸臺高議開寶筵。
 翰林八坐中執法，未容凡吏陪諸仙。
 酒闌接武上祕閣，皇居紫禁凌非烟。
 晉唐法書在寶櫃，傍架牙籤一一穿，
 紫衣黃門許一見，忽開復閉嚴關鍵。
 右軍盡善歷代寶，八法獨高東晉賢。
 宏文舊物印章在，開元小篆朱猶鮮。
 草行無窮少真楷，硬黃色淨昏麻牋。
 青綾高標卷二十，淳化刻在諸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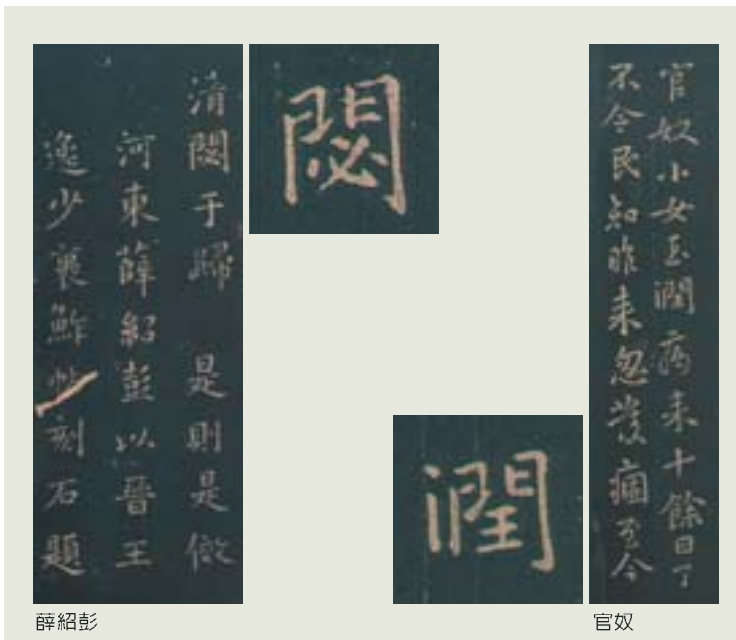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三）

足為其曾親見內府收藏及本人篤好、親訪二王法書的最佳佐證。

本卷既是四件合裝，書寫並非同時，也非同目的，故書風不全然一致。當中〈雲頂山詩〉以楷書結體，而用筆略帶行書意，寫來中規中矩，字裏行間但見一股平整的意味，這或許就是所謂「按模脫擊之嫌」。（上清帖）則是行、草相雜，最後以草書收尾，用筆圓潤，尤見於末段，真是「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趙麟語）。全幅紙凡三接，第一紙與第三紙短於第二紙，顯然有上款而遭損毀。（左懸帖）作行書，前段寫來略為拘謹，末段才較舒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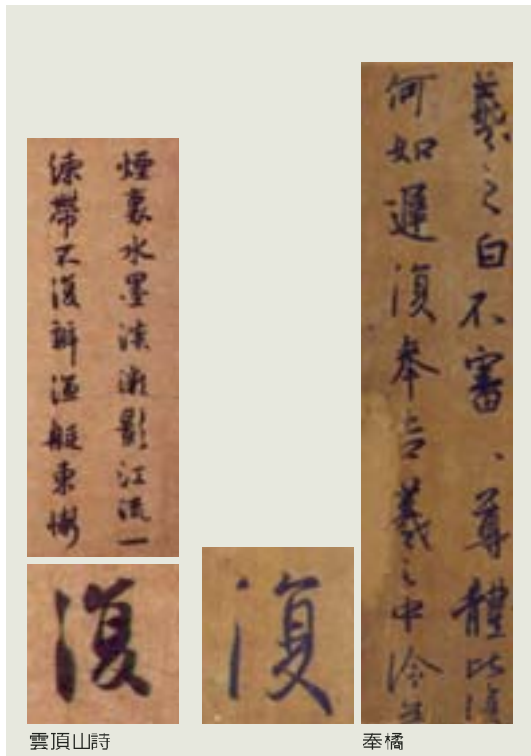
圖八 宋拓〈真草千字文〉「關中本」與〈通泉帖〉相互對照



圖九 〈裹鮓帖〉薛紹彭跋與〈官奴帖〉的楷書「潤」字之部首比較

〈通泉帖〉則以草書行筆，書風學習智永。薛紹彭以收藏〈定武蘭亭〉刻石著名書史，書風主要承襲二王，結字、用筆得益於〈蘭亭帖〉最多。前人研究已指出薛紹彭的「彭」字簽署，實出於〈蘭亭序〉。今試以〈雜書帖〉與〈昨日〉、〈三詩帖〉、〈乍履危塗〉、〈得告〉、〈裹鮓帖〉上的簽署作比較，的確可發現「彭」字左下半部「豆」字最後一橫右出，到底的共同現象，（圖七）此說見諸於：「今觀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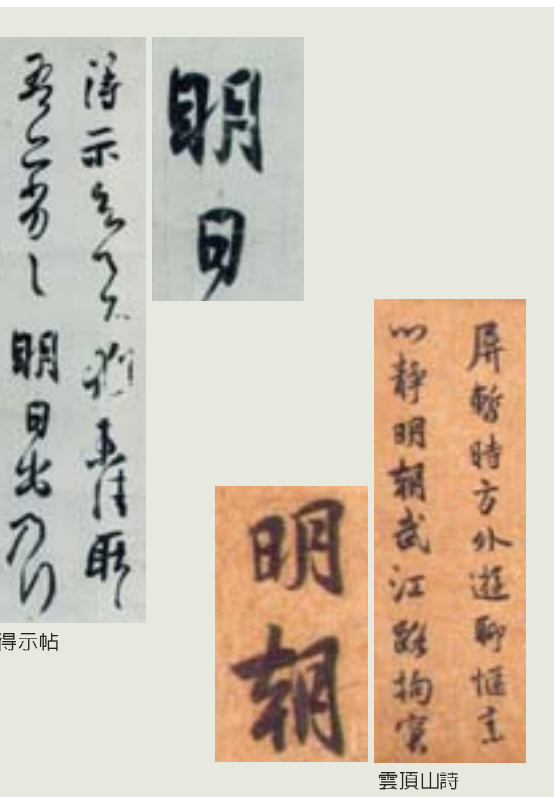
字字縱斂有源委，而書名皆襍序中彭字體製，信乎好之篤信之堅，與之俱化，真積力久，固應爾也。」（《寶真齋法書贊》）至於薛紹彭的草書，有明人趙嶺評論提及：「虞學士集評書，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薛嗣昌曾以長安崔氏所藏的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於大觀三年（一一一九）摹刻



圖十一之一 王羲之〈平安何如牽橋〉與薛紹彭書「復」字比較



圖十一之二 王羲之〈平安何如牽橋〉與薛紹彭書「霜」字比較



圖十二 〈得示帖〉與薛紹彭書「明」字比較

上石並題跋，即現今流傳的宋拓《真草千字文》（關中本）刻帖，對後世學習智永書法有其流廣貢獻。以兄弟之親，薛紹彭對關中本應該是熟稔的，如果以《通泉帖》來相互對照，氣息上的相通，更是一目了然。（圖八）

楷書方面，本卷《通泉帖》說：「通泉字法出官奴，日日臨池恨不如」。王羲之（三三一—三七九，一作三三—三六一）《裏鮓帖》刻本上有薛紹彭楷書跋文，取若干楷書字樣與王羲之所書的《官奴帖》相較，會發現同樣的「門」字部首，如出一筆，尤以《官奴帖》「潤」字與薛紹彭題跋的「闕」字最似，足見薛紹彭用功之深。（圖九）

五代北宋初以王著、李建中（九四五—一〇一三）林逋（九六七—一〇二八）三家書承王羲之，為書法史所著稱，王著書蹟今不見傳，李、林二家猶有存者，實不足以一窺全貌。若將李建中之《書咨》（《土母帖》）、台北故宮藏《林逋之《手札二帖》》（台北故宮藏）及薛紹彭本卷之《左縣帖》對覽，李建中的健峭，林逋的瘦勁，則多了幾分自己面貌。（圖十）然就王羲之的雍容溫雅而論，如再以故宮藏《平安何如奉橘帖》「復」（圖十一之一）、「霜」（圖十一之二）字及《得示帖》中的「明」（圖十一）字相較，可發現還是以薛紹彭的「王字」面貌成份居多。

對遵循「二王法」的薛紹彭，趙孟頫跋其書：「書如王謝弟子，有風流之習。」（《佩文齋書畫譜》卷十）而此「風流之習」，薛紹彭本人的看法為：

《書評》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思陵翰墨志》）

尚意書風，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因此，究其意義，薛於前人法度，循規蹈矩，視米之學羊欣為「重儷」與米芾強烈的入古反古，表現個人意願相較，恰是各行其是。書法史上，或者說藝術史上，如薛氏對王羲之書風的回復，雖不能謂獨樹一幟，然而其謹守傳承，意義仍是不容忽視的，這可從南宋高宗及皇室對王書的學習，下及於元代趙孟頫復古書風的再起現象來認知。

參考書目

1. 王靖憲，〈淳化閣帖概述〉，收錄於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法帖全集·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二—一九。
2. （宋）羅願，〈黃魯直跋翟公巽所藏石刻〉，轉引自《新安志》（《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十，頁五一—四）。
3. （明）趙嶠，〈宋薛紹彭詩刻〉，《石墨講華》卷六，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第五一冊，頁六二八。
4.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一七〇。
5.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錄》卷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五，第一冊，頁八四。
6. 曹寶麟，〈薛紹彭危途帖考〉，《中國書法》，二〇〇二年，第二期，頁一九—二三。
7. 劉小鈴，〈北宋薛紹彭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三，頁五—一六。